

沧

月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元阁，文章在网上流传广泛，拥有大量读者。联系上了传统媒体，开始给《今古奇谈》、《奇幻》、《科幻世界·奇幻》、《武林》等杂志写文。从武侠板创刊时期就量到了一个月叁多万册，是目前武侠板发贴量到了一个月叁多万册，是日前受欢迎的写手之一，受到百万读者的喜爱。

精品速读聆听智者声音

中国文学名家
名篇代表作

藏名

(作品)
集



沧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月作品集/沧月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7. 11

ISBN 7 - 5064 - 3349 - 4

I. 沧… II. 沧…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621 = 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0682 号

沧月作品集

作 者: 沧 月

丛书策划: 薏 色

责任编辑: 刘春梅 李林

装帧设计: 80 零 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码: 100037

电话传真: +86 - 10 - 68995424 68326679(总编室)

+86 - 10 - 68995968 68998733(出版发行部)

E - mail: xsjcbbs@public.bta.net.com

<http://www.xinshijiechubanshe.com>

印 刷: 北方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39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4 - 3349 - 4/I · 232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夜船吹笛雨潇潇	1
镜·归墟	80
镜·辟天	148
镜·辟天②	230
镜·双城	305
镜·破军	463

夜船吹笛雨潇潇

夜航

云荒大地，十月的深秋。

风紧一阵疏一阵地吹着，带起细雨，淅淅沥沥地打在乌篷船上。

算起来，离开芜城已经一个半时辰了。

航船夜雨，船头站着的男子白衣长剑，剑眉微蹙，横笛而吹，衣裾在风中如翻涌不息的云。夜已经深了，脚下河水暗涌，船已经沿着青水出了城，四周寂静无声，惟有带着几分悲怆愤激的笛声，和着艄公摇橹的欸乃声响在风声雨气中。

“颜公子，外头下雨了，进舱里歇歇吧。”老艄公换上了斗笠蓑衣，对着船头的人喊。然而白衣男子却没有听从，犹自在雨中横笛，笛音中激越之气更盛。

老艄公微微叹了口气——这位小哥儿怕是在芜城里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吧？几天前，这个颜公子在商州租了他的船，沿江直下，说是要去芜城办一件急事。到了金沙港，吩咐船家系舟等他几天，便登岸而去。

然而，这一停顿便是将近半个月。

在第十七日上，颜公子才返回了，带着一箱东西，原先满脸风尘焦急之色缓解了许多，想来是办完了事情。

可是，不知为何，从一上船起，便始终带了七分烦闷。

船家也不敢问，只是依着他的吩咐，急忙连夜摇船出了芜城，南下回息风郡。

船在夜中破浪而行，老艄公一边摇橹，一边听着颜公子吹笛，听了半晌，忽然问：“公子原来是炎国人。”

笛声转瞬歇止，白衣公子目光雪亮，看了双鬓斑白的老艄公一眼。老艄公脸色不变，摇着橹，轻叹，“公子吹的可是《铁衣寒》？”

顿了顿，老人眼望暗夜深处，淡淡道：“当年炎国开国皇帝飞铮是如何文武双全、功勋盖世，却不料传承不过三代，一手创下的帝国已内乱大作，接近分崩离析了。”

“你是——”有些警惕地，白衣公子扣紧了手中的长笛。一路上，船家极少开言，然而此刻甫一开口，不由人不刮目相看。

老艄公淡然一笑，“老汉曾暂居炎国数载，八年前内战起时，才流离至冰国。”

白衣公子眼神一黯，负手轻轻叹息，“八年……是啊，炎国大乱已经八年了。”

八年前，炎曦帝驾崩，四皇叔永麟王拥兵作乱，揭开炎国乱世之幕。此后炎国另外几位皇亲相继叛乱，政局更是动荡纷乱之至。后来逐渐有邻邦窥探，借着支持内乱中各方，势力渗入炎国。

白骨没荒野，烽火遍四疆。转瞬八年过去，不知有多少人丧生在这场战乱中。

“七皇子陛下此次来冰国，有无达到预期的目的呢？”看着白衣公子蹙眉沉吟，艄公冷不丁地问，然后如预料中那般，看见白衣公子震惊地抬头。夜雨中只见白衣一动，船头那人瞬忽移到船尾，冷冷的利刃逼近老人的咽喉。

“你是四皇叔派来的？”长笛中暗藏的短剑弹出，压在艄公松软的皮肤上。

老艄公花白的眉毛一扬，脸色却不变，呵呵冷笑了起来。笑了一阵，才颇为感慨地开口：“人言七皇子雪崖是诸王子中翘楚，多年来因其竭力辅助承德太子，太子嫡系才在乱世中保存至今——可惜……今日看来不过如此，炎国看来真的是气数已尽。”

雨水濡湿了雪崖皇子的鬓发，皇子清冽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这个莫测高深的老人。

许久，终于垂下了手，退开，恭恭敬敬地作揖，“在下的确是炎曦帝七子，封白王，字雪崖——敢问这位前辈如何称呼，又由何得知在下身份？”

老艄公见贵公子进退有度，先微微颌首，却继续摇橹，许久，才沉沉道：“老夫的名讳，已不足为外人所知……至于七皇子的身份——也不能说你不谨慎……你衣物上存留的香气，可是炎国秘制的杪楞香？”

颜白再次震惊：杪椽香，本为炎国皇宫秘制，连帝王宠臣都是极少得赐，由此可见，眼前这个平凡老人的过往身份必然显赫。

“太子军如今受到各路叛军围剿，已经在龙首原上的越城被困了将近一年了吧？”然而，不等他开口进一步询问，老艄公淡然摇橹，开始闲谈起天下大势，“越城一失，龙首原无险可守，必将一溃千里。越城被困百日，财力物力枯竭，而严冬转眼将至，再守下去必定非常艰难——如无外助，承德太子军怕是输定了。”

白衣皇子神色恭谨，再次行礼，问：“雪崖孤陋，还请前辈示下。”

艄公却不答，过了一会儿，反问：“七皇子此次改装潜入冰国，冰国做何姿态？”

颜白欲言又止，脸色有些黯然，许久，才叹息，“前辈心中定然已知答案，何必非要在下亲口承认。”

“冰国并无人赞同再给承德太子援助，是吗？”老艄公淡然问。

七皇子点头，“雪中送炭者向来少。”

老艄公点点头，并不说话，许久，再问：“然而老夫看七皇子此次归来，神色中喜忧参半，携回之物贵不可言——何者？”

颜白一怔，再三地惊于老人目光的锐利，然而他英气的脸上却因为这句问话而腾起了淡淡的尴尬无奈，亮如朗星的目光黯淡了一下，手指有些用力地握着长笛，讷讷道：“我、我……我已入赘玉堂金家。”

老艄公从斗笠下抬起头，看了白衣如雪的贵公子一眼——炎国七皇子丰神俊秀，谋略武功俱为天下称道。如果不是他弱冠以来一直竭力辅佐一母同胞的承德太子，太子军根本无法在群雄逐鹿中支撑到如今——

然而，事到如今，居然连雪崖皇子也已计穷，不得不出此下策么？

正在老人沉吟之间，雪崖皇子脸色却变了，望着上游，不自禁地脱口：“呀，她追来了！”

老艄公诧异地顺着七皇子的眼光看去，看见漆黑一片的河面上，驶来了一艘灯火通明的快船，显然是使足了力气划桨，来得飞快。

更奇的是，站在船头上的一个女子居然还身着嫁衣，旁边小婢欲为她撑伞，却被一个踉跄推了开去。那女子身形高挑，一把抹去了珠冠，站在船头指着前面的船怒喝：“颜白！你给我站住！你这是想逃么？”

老艄公那看尽了世态人心的眼里，也掩不住惊诧之意：冰国礼法向来严格得近乎苛刻，妇女及笄之后便不能见父兄以外的男子，足不出户直至出嫁。然而这个女子身形尚远，泼辣飞扬之气已经迎面而来，毫无顾忌。

“我的天！她这是——”老艄公喃喃问了一句。旁边白衣公子自知无法脱身，只是不住苦笑，脸色复杂，低声道：“那便是在下的新婚妻子，金家的独生女碧辉。”

老艄公蓦地也苦笑了起来，脱口道：“差点就是金壁辉煌了……原来，公子娶的这位便是冰国有名的‘女金吾’？”

金碧辉

冰国最有权势的，除了皇族，便是居于碧落海边上的玉堂金家。

“金”本为“鲸”，玉堂两字也是后来皇帝所封——二十年前，没有金家，没有玉堂，有的，只是天下逐鹿之时，纵横于碧落海上的海王蓝鲸。

关于蓝鲸，云荒大地上向来有无数传言。有人说他是西荒出来的盗宝者，有人说他是望海郡三大船王世家的后裔——甚至有人说，他其实是一个术法高深的鲛人，因为厌倦了海上的生活，因此变幻成人形来到云荒大陆。

种种传言虚实无凭，只能作为云荒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是海上的王者，拥有庞大的船队，战舰无数，疆域一眼望不到尽头。他掌握着云荒七海上的各条路线，过

往的各国船队都必须纳贡才可平安到达云荒海岸。

相对于遥远碧落海上的另一位真正的海皇，蓝鲸对云荒大地上的人来说更算得上是无冕之王。

二十年前，冰国尚在王位更替的动荡中，太子煌弱冠即位，内外无助，又闻知庶弟簪与炎国私下结盟，准备借兵取道海上攻打冰国。太子煌无奈之下求助于海王蓝鲸，蓝鲸是所谋长远之人，慨然允诺倾力辅佐太子。

然而，海王也有他的条件——

太子煌废太子妃为庶人，立海王之妹为后，赐姓“金”。

裂土封疆，铸玉堂金马为海王府。

做惯了海上霸王的蓝鲸或许厌倦了海上漂泊的生涯，在拥有几可与大内国库相当的财富后，改名为“金蓝”，将海上事业托付给四个儿子，携家眷安居于冰国都城，开始做起了朝中大员。

虽然他为人不居功自傲，韬光养晦，一直是关注商贾胜于国政，但冰国国政仍在很大程度上受他影响。朝野上下也对其无不敬畏，尊他为“金国舅”。

金国舅惟一的女儿，就叫做金碧辉。

冰国的女子，在二十岁以后尚未出嫁是罕见的，如金家小姐那样二十有五尚待字闺中更是不可思议——这个天性泼辣的女子，自小就不耐烦帝都的生活，在父亲的船队中厮混到了及笄之年，才被父亲强制带回京城。

朝中大臣凡是见过那个金枝玉叶的，无不惊讶：那是完全没有丝毫礼教的女子，一双如男子般的天足就显示出了她本来不甚光彩的出身，说话声音清脆，用语泼辣，更奇的是那些随身侍女居然都拿刀佩剑，个个如夜叉般凶恶。

还有人传言，说在海盗群中长大的金家小姐，根本是目不识丁。

种种附会的传说让那些本来跃跃欲试的王孙公子们望而却步——后来，也有一些冰国的没落贵族横了一条心想入赘，但最后都是慑于金家小姐令人无法消受的性格而踉跄告退。

最让京城人当作笑料的，是有一次金大小姐竟亲自拿了一根藤条，将入府中喝茶的准新郎打出相府来，边打还边骂，泼悍之气闻于内外。

昶帝听说此事，私下对静水皇后，也就是金碧辉的姑母笑道：“侄女骁勇，绝类朕殿上金吾。”

不知怎地，“女金吾”这个称呼就流传了出去，成为冰国内父母教训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反面教材，“你看你那举止，活生生一个‘女金吾’！”

因此，即使富可敌国、权势冲天，海盗本色的金碧辉小姐却一直蹉跎到了二十五还没有出阁。金小姐本身大大咧咧地毫不在意也罢，奇怪的是金国舅居然也听之任之，并无催促之意。

小船在风雨中颠簸得甚是厉害，然而风浪中船头站着的女子却立足稳定丝毫不晃，一眼便看出是水上一等好手。

“金国舅沉住气搁了这么多年，看来最终还是为女儿挑了一个天下俊杰做夫婿。”看着雪崖皇子苦笑的表情，老艄公脸上居然也有一丝笑意，叹息。

话音未落，船身却是猛地一晃，只见后面船上那名红衣女子挽袖扬手，雪亮飞索如同闪电划过雨夜，生铁铸成的飞爪抓住了他们的船舷。

“颜白，你这算什么？拜了堂，洞房也不进，便拿了我的嫁奁逃之夭夭——你以为我金碧辉是好欺负的么？”手臂一收，牢牢拉直了那条飞索，穿着大红嫁衣的女子一手指着船上的白衣贵公子，脆生生开骂，“本来想爹爹这般看重你，说不定还真是个人才——噫，偏生也是财迷心窍的小白脸！别以为爹爹做主，拜了堂我就怕你了！我如果看你不合意，照样可以休了你！”

雪崖皇子脸色微微一变。炎国七皇子，文韬武略，英名播于云荒七国之间，或许因为眼界太高，弱冠后一直不曾娶妻，此时为大势所逼，他几乎是毫无选择地入赘了金家。此刻听得新婚妻子的叱骂，心情复杂的他涵养再好也忍不住脸上变色。

收了长笛，他暗自叹息了一声，不得不做足表面文章，“夫人息怒——我和泰山大人有约在先，故国情势危如累卵，一旦礼成便先携陪嫁之物返回越城救急，岂能为儿女之事羁绊？夫人出身将

门,自然明理。还望……”

然而,话音未落,耳边却听得俏生生一声冷笑,“分明就是骗人钱物的小白脸,还说得这般冠冕堂皇。这种男人,我见一个打一个!”

艄公和雪崖皇子齐齐一惊,只见转瞬间红影闪动,原来金碧辉足踏索绳,竟然如御风般顺流而下,一掠上了小舟,甫一落地便是一个耳光打向新郎。

尽管对新婚妻子的悍名早有耳闻,然而此刻金大小姐的举止还是远出颜白预料之外。颜白忙乱之中折身闪避,右手长袖甩出,疾速卷向新婚妻子的手腕。

“咦,好身手——”白衣袖子刚搭上手腕,便觉一股柔和之力急卷而来,金碧辉脱口诧异了一声。然而她变招也是迅速,手腕一沉往里便收,手肘却接着撞向颜白的右肋。这下来势凶猛,不同于方才那一记耳光的力道,如果撞得实了便真是胸骨折断。

老艄公见她这般毫不留情地出手,也不禁动容。

仿佛被妻子这般的蛮横泼辣激起了火气,温文尔雅的炎国皇子眉头一蹙,冷冷哼了一声,也不见他手指探出长袖,白袍闪动之间,金碧辉只觉手腕一沉,有什么冰冷坚硬的东西压住了右手腕脉,刹那半身无力。

看清楚了他手里的笛子,金碧辉吃了一惊,“九问?你是剑圣门下?”

以笛为剑,一招便制住了妻子,颜白旋即收手后退,始终保持礼节。听得对方直接喝破自己的师承,却只是淡淡摇头,“在下鄙陋,不堪为剑圣之徒——只不过早年偶得机缘,曾得指点一二罢了。”

“哦……能学到一些皮毛也很不容易了,剑圣一脉可是我从小到大崇敬的。”海王的女儿蓦地微笑起来,难得地开口夸奖,“还算有两手,原来也不算个小白脸呀。”

她的声音拖长了,尾音颤颤的很是好听,有一种泼辣辣的美。她抬头看着新婚夫婿,半丝羞涩也无,“嗯,看来爹还不算老糊涂——好,你能打得过我,第一关算是合格了!”

她其实生得甚是好看,肤色微褐,眼睛大而灵活,毛发浓密,睫毛如同小扇子一般颤动着,一头长发丰厚乌黑,盘成高高的新娘发髻。

然而,看见新婚妻子抬头看来,雪崖皇子却下意识地避开眼光,侧身而立,淡然道:“夫人举止大违常理,还是速速回去,免得泰山大入担心。”

暗夜中,雨丝依旧不停落下,夜雨中,炎国七皇子轻袍缓带,侧脸俊美得如同天神,眼中的神色却高贵而淡漠,遥远得近乎不真实。

这门婚事,本来只是作为政治筹码的权宜之计,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太子军,那么他也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来获得它——他是言而有信的人,雪崖皇子妃的荣耀将永远笼罩在这个海盗之女的身上。他娶的,并不是这个叫做金碧辉的女子,而是整个冰国。

至于婚姻的实质——在这个权力变更压过一切的年代,有谁真正在乎它?

仰头看着丈夫的金碧辉,却丝毫没有感觉到雪崖皇子的冷淡和不快,良人如玉,她越看越是开心,唇角的笑纹更深,“嘿,我才不怕爹爹呢!我现在和丈夫在一起,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边说话,她一边愉快地伸手去拉颜白,然而她的丈夫微微皱了皱了一下眉,也不见举步,却已经瞬间移动了一尺,避开了她,冷冷道:“出嫁从夫,我现在命你回去!”

金碧辉的笑容蓦地凝住,连同她眼睛里的神采。

她瞬地抬头看自己的丈夫——旁边的老艄公不出声地看了这一对冤家夫妻半天,此刻一见金家新娘的目光,心里也是腾地跳了一下。

“哈……给你根竿子你就往上爬?”大红嫁衣下,今夜刚拜过堂的新娘脸色讥讽,长眉一扬,冷笑,“要我从我?凭什么要我从我?你为我做过什么值得我‘从’吗?哈,不要和我说那一套大道理——谁定的那一套谁自己去守着,反正我金碧辉不买账!”

老艄公抽了一口气,旁边的新郎似乎一时间也有些震愕,还没想出该如何反驳,金碧辉却瞄了一眼船舱里那一口箱子,“你现在准备带了那百万的重金回芜城?”

“嗯。”颜白顺口应了一声,却听到妻子在一边更迅速地回答:“好,那么我跟你去!”言语之间大

为雀跃。

“胡闹。”雪崖皇子终于忍无可忍，轻叱，“女人家，好好地战场上战场搅和什么？你是冰国玉堂金家的掌珠，炎国皇室妃子，如何能抛头露面？”

“哼，为什么不能？什么掌珠妃子，我是海王蓝鲸的女儿！”新婚的女子傲然仰头，对着夫婿夸耀，“我十二岁就能指挥战船，十五岁带领船队海战，十八岁成为我爹红莲海上所有船队的队长——听说你是个用兵奇才，不过在海上，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颜白终于有些不可思议地转过头来，第一次认真地看了新婚妻子一眼：那个二十五岁的女子甩掉了珠冠，卷起了长袖，一脸挑衅地看着他。明眸光华灿烂，唇角上扬。

原来，自己娶的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和无尘完全是两种人啊……

炎国七皇子内心蓦地感叹了一声，不知是什么滋味。然而依旧是淡淡地回答：“越城危如累卵，战乱频繁，夫人去不得。”

“我说去就得去！”似乎也是耐心用尽，金碧辉蓦地柳眉一竖，怒道，“你怎么这般拖拖拉拉的——我还没有见过陆上战场是什么样子呢！我去了反正不会给你添麻烦，还能护着你一些，免得我刚过门就做寡妇！”

“噗——”终于忍不住，老艄公看见雪崖皇子脸上尴尬的神色，笑出了声。

颜白和金碧辉同时看向船尾。金碧辉只是瞥了蓑衣斗笠的老艄公一眼，“笑什么笑？没看过小两口吵架？”

“如果我不让你去又如何？”颜白皱眉。

“如何？”金碧辉咬了一下嘴角，眼里现出桀骜的神情，忽然用力踩了一下船舷某处，船身蓦然大幅度振荡起来。颜白脚下一个不稳，连忙站定，足尖加力，登时将船身重新稳了下来，微怒道：“你要做什么？”

金碧辉看了一眼舱中的箱子，不慌不忙地从腰中抽出一把小小的匕首，笑道：“我知道你功夫好，却不信你扛着那一箱东西还能水上漂——不许我跟了去，我就弄沉了这条船，看你空手怎么回去交代！”

脆生生的话语一落，船上的气氛忽然有些凝滞。

原来……她也并非是一味蛮横不用脑子的人，想得很是周到。颜白定定地看了看妻子，金碧辉也桀骜地回瞪他，那把长不过三寸的小匕首在手指间灵活地转动。

如若他不答应，恐怕这位女金吾真的会甩了外袍嫁衣，潜入水底凿沉他的船吧？他固然有把握在她入水前制住她，可是这样一来，便是真的撕破了脸，以后如何再与冰国交往？但如她一入水，那可真是没有法子制住这个海王的女儿了。

“咳咳……姑娘莫要说笑，这船可是小老儿的活命本钱哪。”寂静中，忽然间船尾一直沉默摇船的老人咳嗽了几声，开口了，看了炎国七皇子一眼，“我说这位公子，反正是你的夫人，带了去多个内助想来也是好的。”

“谁要老儿你来多嘴！”有些懊恼地，金碧辉瞪了老艄公一眼。

听到那个老人懒洋洋地出声，雪崖皇子的神色却是恭谨的，沉吟了一下，对那个白发艄公深深一揖，“谨遵前辈指点。”

“哇！老头儿你真是个好人在！”女金吾不料夫婿居然会听一个老艄公的话，喜笑颜开。

然而艄公不再理会她，只是转过头去，自顾自继续摇船。

越 城

十一月初的风已经寒冷得刺骨，夕阳下的龙首原上，四皇叔十万龙牙骑兵包围下的越城如同一座伫立不倒的孤峰，萧瑟而寥落，染着淡淡的血红色。

由于城中兵力不足，陆上交通已经完全被切断，越城惟一还能对外联络的通道，便只剩了由冰国都城出发、途经康平郡和越城的大青水。

为了维系这关系存亡的一脉,承德太子派出了重兵把守青水沿线。

“七皇子殿下回来了!”甫一上岸,便闻得沿河士兵一阵欢呼,岸边望楼上的号角连绵响起,从登陆的埠头此起彼伏,一路将讯息传到城中。城上列队防卫的多名将领先后上来拜见。

雪崖皇子先行下舟,吩咐人搭了锦墩来垫脚,扶金碧辉下来。士兵们中有些窃窃私语,但是不敢声张:这次皇子远赴冰国,救兵未曾请到,却带回来一个女子,真不知为何。

“扶王妃下来。”看见第一个前来迎接自己的是手下爱将沈铁心,颜白叹口气交代了一声,看见属下满脸的惊诧,他没有心思分辨什么。

沿路来,他一直苦苦劝说那个老艄公随他来越城归附承德太子,然而那个神秘的老人只是微笑摇头,丝毫不为所动。雪崖皇子向来礼贤下士,英名闻于诸侯间,他还从未见过在自己再三恳请下还这般固执的老人。

舟一入炎国国境,那个艄公便摇舟退去,任皇子怎么挽留也无用。他只是微笑着看眼前一对新婚夫妻,“你们小两口新婚燕尔,老夫留下来干吗?”他看看红衣女子,眼神里面带着关爱笑意,“小姑娘,你再这么厉害可不行啊——小心夫家休了你,嗯?”

金碧辉发恼,然而老艄公再不言语,掉头而去,高歌唱的,居然还是那一首炎国国君谱的《铁衣寒》。然而,那“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歌词,却被他随意地用远古的诗篇换用: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舟渐行渐远,歌声却如缕不绝。站在渡头换舟继续北上的七皇子,看着老人摇橹高歌的背影,看着风中飞扬而起的白发,斡旋征战了半生的心,陡然间,竟然也有些恍惚起来。

锦墩还未到,不等手下服侍,大红嫁衣尚未换下的金碧辉从舱中径自探头出来,在舟头四顾,惊叹,“这就是越城?哗,好有派头!”二话不说,跟着夫婿从舟上一跃而下,轻轻落在堤岸上。

四周的士兵和侍从都被吓了一跳,不自禁地往后退了几步,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如此行事的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不要太放肆!”实在是无奈,但是又不得不管,颜白皱着眉头低低叱了一句。

然而此刻新婚夫人看见前来迎接的那些士兵,显然是想起了当日在海王船队中的日子,把夫婿手下的军队当作了自己的兄弟,看了大家一眼,顺手拍了拍跪着搬锦墩的士兵肩膀,“多谢,哪里用得着这种劳什子,辛苦兄弟们了!”

此举一出,周围士兵个个悚然动容,搬锦墩的士兵五大三粗,此刻闻见香风咫尺,焦黄的面皮上也陡然涨得血红,半晌讷讷不知所对。

城门口,此刻刚听得消息、亲自出城迎接的承德太子也瞠目结舌。

“皇兄。”还是颜白先看见兄长,连忙上去觐见,尚未跪下便如同平日般被承德太子一把挟住。太子也是满脸的惊诧,却不及问这个问题,只是急急问:“冰国可愿发兵?”

颜白看着皇兄急切的眼神,知道越城此刻已经到了粮尽兵疲的时刻,他下意识地看了身边兀自东张西望的新婚妻子一眼,叹息,“皇兄,我们先进城再谈,可好?”

“七弟,你说什么?你已成亲?!”

越城本来的府衙被用来做了中军营,后堂议事厅中此刻只有军中几位最高层的人物,然而,听完他此行的禀告,承德太子忍不住吃惊变色,“玉堂金家?——就是今日你带来的那个女子?”

“是。弟在冰国困窘无助,事急从权,阵前成亲,还请皇兄恕不告之罪。”在旁边几位将领同样惊诧的目光下,雪崖皇子低头回禀。

“玉堂金家的独女——就是那个女……女中豪杰么?”旁边的左军副将沈铁心脱口而出,差点“女金吾”三字就溜了出来,连忙改口,但是面色已经颇为尴尬。

承德太子眼神也有些复杂:金碧辉——连他也听过这个女子的名字。那是碧落海上最强大海盗的女首领,也是如今操纵冰国国政的玉堂金家独女。

这个女子的悍勇泼辣之名,播于诸侯各国之间。

太子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目光流转,却轻轻叹了一口气,“七弟,看来是苦了你了——目下情

势如此,如果能挽回大局,就算让孤王娶了那个女子也是可以的。”

雪崖皇子一怔,有些意外地抬头看着大哥,“皇兄已立无尘为太子妃,怎能再言废立?”

“如你所说,事急从权,如若能换来炎国一统,这些又算什么?”承德太子有些掩饰意味地一笑,将话题带了开去,“冰国可愿出兵?”

雪崖皇子沉吟片刻,终于字斟句酌地回答:“冰国应能在十二月初出兵,沿青水南下,抵达越城。”

“可惜城中人力物力已尽,难以撑到十二月。”说话的是坐在承德太子身边的太傅徐甫言——这位辅佐过两朝皇帝,如今又在太子帐下效力的老人对大局有着冷彻的洞察力,他咳嗽了几声,掂着颌下长须,眼光锐利,“冰昶帝,是否真有心助我?”

雪崖皇子神色也是一凛,看着老人,“不瞒太傅,昶帝和朝臣的确有袖手之意,但是金国舅已经承诺尽力说服皇帝,力争在年前派兵增援越城。至于财力物力……”微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心里有些感慨,七皇子端起茶,轻轻吸了一口,然后手指稳稳地放下茶盏,“这次内人的陪嫁,足以支撑整个越城度过一冬。”

话语方落,中军营里所有人都是一震。

“富可敌国。”许久,徐太傅仿佛感慨般地,低低说了一句。

那不过是一口三尺长两尺宽的箱子,并不大,也不见得有多沉。

——然而,却居然能供整个越城军民度过一冬?

一进入内堂,那三个来自叶城的珠宝商人看见案上那只箱子,眼睛就不自禁地一亮——那不是檀木或者沉香木的箱子,居然是用整片玳瑁琢磨后打造钉成!暗黑色的光滑底子中,隐隐有细细的金线花纹缠绕,那是最上等的玳瑁。

珠宝商人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玳瑁生于深海,且不说打捞不易,一般最多也只能长到巴掌般大小,用来作为梳子或者饰物——这般两三尺的玳瑁,便是龙宫里怕也未必能找到。

不愧是海王的女儿。

三个商人相视一眼,事先私下协商好联手压价的心都有些妥了。

金碧辉却是大大咧咧,根本不在意这么多人的围观,她看了丈夫一眼,雪崖皇子却是脸色凝重,也不说话,一边的承德太子也是若有所思。

“我开箱了啊!”金碧辉横了一眼,懒得再拖延,自顾自抬手打开箱子。

瞬间,四射的光芒照得内堂中的人睁不开眼,下意识抬手遮目。

只有三个珠宝商心切,反而失声惊呼着扑了上去——

玳瑁箱子里,装着所有珠宝商人梦中也看不到的瑰丽景象:厚厚的丝绒垫子上,密密铺了一层龙眼般大的夜明珠,围绕着中间一颗鸽蛋大的母珠,那夺目的光华就由此而来。珠子上散放着一些饰物珠宝,有玉如意、辟水灵犀、紫晶翠玉……每一件都是珠宝商人一生梦寐以求的宝物。

然而,让几个珠宝商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的,却是箱子四角放置的,用来防止传说中五鬼搬运大法的压箱之物——那是四颗不同色泽的珠子,并不夺目,有着幽幽的暗彩。

“天!这、这是——”三人中那个最年长的珠宝商,用力擦了擦眼睛,结结巴巴地说着,忽然双膝一软,对着箱子便跪了下去。

“定风、避火、柔水、辟尘!”其他两个珠宝商也惊得呆了,恍如梦境般地,跟着跪了下去——对他们这一行的人来说,遇到传说中的无上至宝时,顶礼膜拜丝毫不敢亵渎。

不用说珠宝商人,就是旁边的承德太子和其他属下,都不由看得震惊,说不出话来。惟独七皇子,想来也是早就知道妻子嫁奁的惊人丰厚,只是淡淡地看着,没有表情。

“还算有些眼力,没亏了爹爹推你们几个来出手这批陪嫁。”金碧辉站在桌边,手搭在陪嫁的奁笼上,脸上似笑非笑,看着珠宝商人的脸色,“看样子你们也底气不足啊!或者这样——你们三个一起凑份子,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去,如何?”

“不知……不知王妃要价几何?”抬头看了那箱子一眼,仿佛又被珠光刺了眼睛,最年长的珠宝商擦了擦额角的汗,从地上爬起来,再也没有飞扬跋扈之心,有些惴惴地询问。

金碧辉怔了怔，转头看了看雪崖皇子，想征询丈夫的意见——父亲在成婚前就和女儿说起过新郎的背景和处境，本来这批东西，也是为了给他救急来的。然而，她却不知道这一次越城需要多少财力才能度过难关。

颜白的眼睛，却是看向承德太子身边的徐太傅。

“至少……五十万金铢是要的。”徐太傅主管城中事务，估量了一下全城军民一个冬天的开支，往大里开了一个价码，等着三个商人就地还钱。

“五十万金铢……五十万？”不知为何，珠宝商们相对一笑，舒了口气。

“哈。”珠宝商们正待答应，却听得旁边有人笑了一声，在王公贵族云集的内堂中显得极为刺耳。众人转头看去，却见新婚的皇子妃啪地关上了玳瑁箱，看向丈夫那边，忍不住地满脸冷嘲，“喂喂，有没有弄错？你们需要的才不过五十万金铢？那么何必巴巴地弄得那么紧张？我以为你们要倾国之富，才来求助玉堂金家呢……五十万？喊！”

那样无礼的腔调，在内堂中激起了反应，从承德太子往下，每个人脸色都有变化。

——本来这门婚事，炎国皇室已经含了极大的委屈，如若不是局势所逼，七皇子根本不会入赘金家，娶这样一个女金吾过来。如今又听得这般话语，所有人都不由得脸上色变。

颜白的脸色也是白了一下，却知道新婚妻子脾性如此，似乎已经没有心思训斥，只是冷冷地瞥了她一眼，由得她去。

然而金碧辉看了脸有喜色的珠宝商一眼，唇角有不屑的冷笑，“你们不要得意——我金碧辉是谁？能让你们捡这个天大的便宜？”她卷起袖子，露出蜜色的小臂，拍了一下身边的箱子，“大家都是识货的，明人不说暗话——光这个玳瑁箱少说也值二十万金铢，里面的东西更不用说。是不是？”

话一出口，在场所有人都抽了口气——承德太子出身显贵，动乱开始之前也见过炎国大内诸多珍宝，却从未见过有价值如此巨者。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那些珠宝商人居然没有反驳，脸上窃喜之色一扫而空。

“禀王妃，其实这些珍宝，除了有倾国之力的王侯，世间恐怕无人能买得起……”珠宝商们交头接耳商议了一番，终于那个年长者面有难色地开口，“我们不过是叶城里几个小小商家，要我们……”

不等他再说下去，金碧辉“哧”地一笑，眼睛扫了一下堂中那几个叶城著名的大贾，“怎么，知道我们等钱用，想压价呀？”她顿了顿，眼神却冷了下来，淡淡道：“也不想想，你们每年从中州贩运货物，走的是谁家的路？——有本事，明年，你们打沙漠里过！”

女子凌厉的眼神仿佛是刀，刺得三个商人机伶伶一个冷战，原先看了奇珍后冲天的欲火也熄了一熄，面面相觑：不错，他们的生意，常年来往于海上，哪里能得罪海王？

“王妃容禀，俗话说‘盛世藏珠宝，乱世买黄金’——如今天下动荡，这些虽是好东西，但要找到买家恐怕也是不那么容易……”有个珠宝商颇为伶牙俐齿，还试图压价。

“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我金碧辉也是干脆的人——杀人一刀，说价也是一口！”新婚的王妃有些不耐烦地拍了一下箱子，吓了众人一跳，“四颗压箱珠子我拿回。你们心里有数，这个并不是你们买得起的——也不怕折了福！剩下的东西，连着这个玳瑁箱，两百万金铢你们拿了去！”

三个珠宝商又是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了一番，终于公推那个年长者出来，作了一个揖，叹息，“王妃的价格，小的心里也明白是非常的公道——然而我们三人此次携来之款项不过一百多万金铢……”

金碧辉怔了怔，皱眉，“好歹也是叶城有名的珠宝大贾，怎地手头如此吝啬？罢了罢了，这样可好——不足的款项，归去后替我们购置粮草沿河送过来，如何？”

珠宝商人见其肯变通，心下也是喜出望外，知道这笔生意下来赚头至少也有五十万金铢，忙不迭地答应了。

金碧辉也是爽快，将箱子里四颗珠子收起，便锁了箱子，将钥匙交给旁边的徐太傅，吩咐：“就这么说定了——带了他们三个去库房交割款项吧！”

徐太傅饱读诗书,长于庙堂之间,何曾见过如此泼辣的女子?方才新来的王妃叱咤睥睨,转瞬已以他要价四倍的价格将生意谈定,这个三朝老臣、辅政大臣也只是心下震动,哪里有插话的份儿。

长孙无尘

待得徐太傅带了珠宝商离开内室,且不说周围的人脸上都有些色变,就是承德太子,看着这位弟媳的眼光都有些微微改变。

然而金碧辉却毫不觉察,见事情顺利办完,也不顾周围有外人在,走到丈夫身边,笑眯眯地拉起雪崖皇子的袖子,仰头问:“怎么样,你娶的老婆干练吧?五十万买粮草,再留一百万给国库——多下来的五十万金铤我们造个府邸住好不好?”

她喜滋滋地计划着将来,然而颜白只是低头看了妻子一眼,淡然道:“随你。”

金碧辉瞪了丈夫一眼,怒道:“你这个人——怎么老是死样活气的?”

雪崖皇子也不和妻子多争论,“反正是你的嫁奁。我无权处理——方才你何曾问过这里任何人意见。”

然后,也不说什么,就留她在那里,自顾自地过去在沈铁心身边坐了,喝茶。

她有些不忿地跟了过去,但是那个同座的左军副将沈铁心,显然也是对她殊无好感,看也不看她,只是俯过身去,和颜白低低商议起军中之事。

金碧辉一时被冷落在一边,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她自幼天性张扬,无拘无束,何曾受过这等气,感觉心里有怒火腾的一声上来。

承德太子见了这等局面,也不和同座的右军副将邵筠说话,目光闪烁了一下,站起身来走过去准备打圆场——然而,就在此刻,金碧辉冷笑一声,忽然上去,打翻了茶几上的杯子。

“当啷”一声,茶水四溅,颜白和沈铁心反应均极快,立时跳了开去。然而不等他训斥,金碧辉先狠狠盯着他,开口:“你说得没错,那是我的嫁奁——但是我用来贴了你们!还好心替你们找买主、还价——你说,我哪里做得不好了?干吗摆脸色给我看?”

“你现在就做得不好。”似乎是忍无可忍,雪崖皇子向来从容的语气中第一次露出了讥讽,“而且,动不动就摆脸色的,似乎是夫人你自己。”

金碧辉一怔,没有料到一向淡漠的丈夫居然有如此锋利的言语。她第一次定定地细看他,自己的夫君——座上的贵公子高冠广袖,长衣如雪,气度高雅淡定。目光也是淡淡的,透出遥不可及的高贵和漠然,似乎从云端里俯视着自己,带着悲悯和无奈。

陡然间明白了什么,她心中仿佛被重重一击,堵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人……这个人,居然敢看不起她!他,她的丈夫,居然看不起她!

金碧辉闭了一下眼睛,用力咬着嘴唇,手指用力握紧,不知道费了多大力气才压制下动手的冲动,忽然间,她健康的蜜色皮肤就褪尽了血色。

“弟妹,是不是不舒服?”承德太子此时见气氛不对,连忙过来想打圆场,然而金碧辉看也不看他,盯着低头饮茶的雪崖皇子,冷笑了一声,“颜白,你傲气什么?要真傲气,何必卖身到我们金家!也不过值两百万金铤——还不够我们玉堂金家每年的车马钱!”

她咬着牙,一字字吐出这句话,感觉心里有着报复的快意。

她不过是个海盗的女儿,讲究的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滴水之恩涌泉以报,但是对于轻视也以更大的蔑视回报!她怕什么?他凭什么敢这样看不起她!

周围人,包括承德太子在内,片刻间都惊得怔住——她看见这句话的每一个音节犹如一把利刃,一分分地刺入眼前白衣贵公子的眼里,看着雪崖皇子的脸色一分分苍白。

她等着他拍案而起,等着他那曾经令她动容的好身手——她的手在袖子里握住了那把长不过三寸的分水匕首。

然而,金碧辉看见他的手缓缓收紧,茶盏中的水居然无端微微沸起。但是,她的丈夫什么话都

没有说，什么表情都没有，仿佛没有听到她这样侮辱的话语一般，只是低着头，慢慢喝下一杯茶，然后放下杯子，微微吐出一口气，“好茶。”

她呆住。

他居然能忍下！这个骄傲自恃到无以复加的人，居然能忍下如此的公开折辱。

他是为了什么？又是为了什么！

“还好喝吧？那是云栖茶——”忽然间，在凝滞的空气中传来一个悠然娴静的声音，如同春风拂过冰封的大地，“开春时去城北云栖寺进香，在寺后的圃子里采了来，用梅花上积的雪水泡了——承蒙七弟一赞，臣妾真是荣幸。”

随着声音，走入的是一个淡妆素服的女子，手里端着一个托盘，盛了一壶新茶和点心，款款步入内堂。虽然没有佩戴任何珠宝首饰，然而这个女子却光芒四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流雪回风，恍如洛神妃子。

“不敢劳太子妃驾。”堂中所有人都连忙站了起来，恭谨地应对。

承德太子妃长孙无尘，是炎国先代重臣长孙弘之女，由先帝亲自册封给长子为妻，贤德端雅，温文识大体，向来为朝野称颂。

太子妃微微一笑，来到座前径自将托盘放下，转头拉起了呆在一边的金碧辉的手，打量了她一眼，轻笑，“这位就是刚从冰国来的弟妹了？真是个好可人儿。”

她拉着金碧辉的手，回头看了站在一边的雪崖皇子，轻叱：“七弟，这便是你的不是了！多好的女孩儿，你偏要惹人家生气。还不快过来道歉！”

金碧辉看见她温婉的笑容和清澈的眼眸，陡然间心里的火气便是一散，也笑着回答：“谁稀罕他道歉了？姐姐才好看，像仙女一般呢！难怪能当太子妃。”

太子妃明眸微微一黯，也不说什么，只是拉起她的手，笑道：“姐姐准备了一些见面礼给你，匆促之间也没什么好东西——弟妹过来看看是否能入眼？”

“姐姐的东西自然都是好的，比不得我带来的那些俗物。”金碧辉那样桀骜飞扬的性格到了长孙太子妃面前却仿佛烈火遇到了柔水，半点火星都没了，她居然有些腼腆地低了头，不好意思，“哎呀，我、我可是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过来了——真是不识礼数的野丫头。”

两个人挽手离去后，内堂中凝滞的气氛才为之一松。

沈铁心此时才能开口，看着两位女子离去的方向，叹气，“天，多亏有太子妃在这里……不然这个女金吾谁能降服得了啊！”

右军副将邵筠为人沉稳一些，听得同僚脱口直言，不由横了沈铁心一眼：这般说话，岂不是明说了七皇子懦弱惧内？

然而向来清冷高傲的雪崖皇子却没有说话，只是看了看太子妃和王妃离去的方向，眼中隐隐有担忧之意，半晌轻轻叹了口气，放下茶盏站起身来。

“当啷”几声脆响，握在手中的那个细瓷杯子居然早已崩裂开来，碎成千片。沈铁心看着七皇子的脸色，登时不敢再多话。

“七弟……你多担待些。”承德太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片刻，叹息了一声，拍了拍雪崖皇子的肩，眼睛闪了一下，“不用担心，无尘能应付好她——她不过是个脾气冲了一些的孩子而已。无尘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不明白？”

“……”雪崖皇子手指不易察觉地一震，抬头看着皇兄。

承德太子只是微微笑着，眼神平静，却深不可测。

那边，只听得渐行渐远的两人中，传来金碧辉朗朗的笑，“哎呀，姐姐闺名叫无尘啊！这颗辟尘珠送给姐姐当见面礼正合适呢。姐姐带着它，无论多大风尘永远都会一尘不染的，如同仙女般好看……”

“啊？这样的无价之宝我可当不起……”长孙无尘轻轻笑着，客气推辞。

“什么当不起？世上除了姐姐，我看也没有人当得起了！”

金碧辉显然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女子，遇到了太子妃恍如遇到了克星，不过短短片刻，已经喜欢

上了长孙无尘。

战云

初冬凛冽的寒风如刀般刮在脸上，走在左军营中，听着此起彼伏的操练声和刀剑的铿锵，颜白这才长长舒了口气——这才是他的归属。虽然经常羁縻于朝堂斡旋，权谋争斗，但只要回到军中，他就能感到自己真正地平静。

这几日来，那个新过门的“王妃”实在是让他大费脑筋。曾经纵横斡旋于各诸侯间，支撑太子军到今日的七皇子，也有心力交瘁的感觉。

身边的副将沈铁心虽说是下属，但是多年战场的出生入死，早已结下了刎颈之情。此时听得颜白叹息，知道他内心烦恼，不由恨恨出声：“真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但是方出声，便摇摇头改了口，“也不对啊——太子妃这样的女子，便是好极了的。七殿下，看来你这次苦头要吃大了。”

“军中这几日，可有什么事？”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兵器架上的各类武器，雪崖皇子神色淡漠，似乎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沈铁心面色忽地沉了一下，手用力按紧腰畔的刀，许久，才沉沉道：“杨定死了。”

“什么！”雪崖皇子蓦地回头，掩饰不住眼底的震惊和伤痛。

沈铁心的头越发低了下去，手上青筋突兀，咬着牙，“五天前，永麟王军铁箭将军孙知泉前来城下叫战，杨定沉不住气便带了人开城出去应战……”

颜白脸色铁青，“那家伙如何是孙铁箭的对手！不是找死么！”

沈铁心忽地跪了下去，声音中已经有哽咽之意，“是！可是杨定那样火爆的脾气……他说即使七殿下不在，也不能任人如此欺凌。属下没能拦住他，请七殿下降罪！”

雪崖皇子不说话，眼睛闭了一下，问：“他的后事办好了么？”

“太子派邵筠出去助战，可惜还是迟了一步。只夺回了尸体，但首级、首级……已经被……”沈铁心用刀拄地，本来粗犷爽朗的声音已经哽咽。

颜白站在城头，没有说话。冬季的朔风吹来，仿佛刀子般切割着他的身体。许久许久，他的目光从城下收回——那里，黑沉沉一片，包围了越城的三面，是四皇叔永麟的军队。中军帐上杏黄色的旗帜猎猎飘扬，旗下挂着新斩来的首级，在朔风中如风铃般旋转着。

“杨副将擅自开城应战，死不足惜。”又是许久，雪崖皇子沉沉说了一句，不再看，默然从城上返回。沈铁心跟在他后面，感觉到七殿下挺拔的身形忽然有些佝偻。

“还有什么事情？”一边走着，颜白头也不回地继续问。

沈铁心迟疑了一下，终于道：“粮草……粮草只能支撑十天了。大寒将至，冬衣未发，军心动摇——城中百姓饥寒交迫，也多有怨言。”

“不用急，很快粮草军备便会运到。冰国援军也该在一个月后到达。”颜白抬手挥了挥，忽然间，唇角有惨淡的笑意，“你看，这样的卖身还是值得的，是不是？”

“七殿下！”震惊之下，沈铁心脱口而出，不知说什么才好。

颜白不再说什么，只是淡淡笑着沿着城墙走了下去，继续视察左军事务。然而，看着杨定死后，空出来的那间营帐，他眼底有浓重的悲哀，手指不易觉察地用力握紧。

又有一个倒下了……八年的乱离之中，有多少好兄弟血溅沙场？

从军营出来的时候，远远地就听到了街上的喧嚣。

“怎么了？”雪崖皇子皱眉问营口把守的士卒，那个士卒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然而听见七皇子开口询问，连忙跪下回答：“回禀七殿下——方才有一群城中刁民在营口喧哗，已经被邵将军派人弹压下去了。”

“他们为什么闹事？”颜白脱口问了一句，但看见士卒衣物气色，随即明白：围城近一年了，连军中都已经匮乏到如此，百姓的景况更可想而知。

想到此节，他的心头更是一震，无形的重担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然而那边被驱散的民众